



沁河拴驴泉三国摩崖石刻

马志全(浙江·杭州)

沁河岸边悬崖上有“天书”，附近村落里有几个读书人去抄写过，回来比对照，都不一样。父亲读中学时曾结伴去抄写，他们半路遇到亲戚，亲戚说很危险，劝说他们回去。“天书”在河岸边黑水潭的悬崖上，没有路，即使攀爬上去抄写也是胆战心惊！父亲说的“天书”就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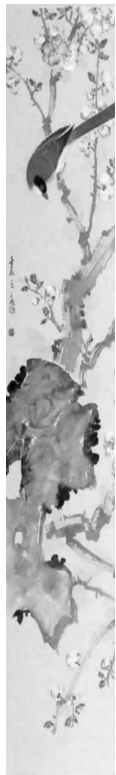
读大学时，有一年放寒假，我在市区裴池善先生那里看到悬挂着的拓片。拓片上有段生龙先生的题跋。我学过书法，知道拓片是三国时期的隶书石刻，童年的天书之谜才得以解开。此后看到石刻在上世纪70年代被测绘人员发现的文字报道。后来，听说修有石阶可上去观看，心更向往之。2004年夏，我终于有幸一睹拴驴泉三国摩崖石刻的风采。

拴驴泉三国摩崖石刻在山西省泽州县山河镇山里泉景区。游客到景区沁河北

岸悬崖崖壁上，在距地面约100米处方可仰视。摩崖石刻高约0.7米，宽约0.6米，共9行95字。凿刻的文字为：“正始五年十月廿五日督治道郎中上党司徒悌监作吏司徒从采位下曲阳吴放督将师匠徒千余人通治步道作偏桥阁凿开石门一所高一丈八尺广九尺长二丈”。后有三行落款：“都匠木工司马陈留成有、当部匠军司马河东魏通、开石门师河内司马羌”。

石刻字形结体方正，透露着书法字体由三国时期向魏晋时期过度的一些痕迹。

石刻的笔调沉稳中透露出少许率意，开始的两行字“正始五年十月……郎中上党”等字厚重方正。结尾的三行有的字用笔略显纤细空灵，或许是因为落款谦虚使然。中间的“九”字行笔就有行书笔意，显得很调皮。“文、尺”等几个字的收笔燕尾向上挑出，能气十足，在大多行伍般整肃般的字形里显得调皮有趣。最后三行落款



显示是三个司马合作完成此项开凿工程的,司马到汉代已经不属高级军阶。我想这书丹刻石的地方叫人胆寒,也叫人心生豪情,书丹者和刻工的审美也各有不同,也许哪个司马饶有兴趣写了几个能气的字,好像要在方寸间向后人展示了他们三个人的小三国。

据考证,我国古代建元“正始”者有四:北燕高云之正始,三年而终,且今晋城市不在其统辖区域;《北史·蛮传》载樊素安之正始,今晋城市也不在其统辖区;北魏宣武帝之正始,五年八月便改号永平,无十月;该摩崖所载正始五年十月,只能是曹魏齐王曹芳所用年号。由此可知,这是迄今为止,山西境内发现较早的一块摩崖石刻,也是迄今为止晋城市发现的最早的

摩崖石刻。发现前当地人不识隶书,将其传为天书。

该石刻记载了三国曹操曾孙魏齐王曹芳当政五年前后的事情,记载当时的上党交通官和工程兵部队千余人通力协作而兴建的从山西通往河南曲阳(今济源市西)的一条通道,或作军用,或作商道,两者兼而有之。碑文中所记载的“石门”,是山西有史以来修建的最古老的隧道,比我国公元63年建成的七盘山古隧道还高出0.74米。

摩崖石刻附近方圆十几里的群山中有名为备栈、漕河、拴驴泉、饮马道、瓮河等小村落。还有司马懿藏兵洞和沿沁河的古栈道遗址。这些历史遗存在沁河的涛声里叫人遥想那将近两千前的三国往事。

=====

(上接第58页)

“意”。文字语言的基本功能是“达意”,“造象”是加工的结果。(转引自《钱钟书研究集刊》第二辑第7页)请注意:其中的“意”应是传统诗话、词话说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中的“意”,它是“感情”与“思想”的复合体。用现代诗美学眼光审视,其中“情感”应是主导,因为“意”中所含的理想、信念、意志等都只能由情感沸腾后蒸发出来,这才是好诗,斐多菲《自由与爱情》等诗即是明证。是的

“情感是诗的天性中一个主要的活动因素,没有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别林斯基论文学》)因此,诗人创作中就要始终抓住这个“情”字,并且在抒情中突出一个“真”字,“生非情种莫耽诗”呀!中外诗歌发展史证明:只有“真情”,甚至是“痴情”的抒发,才能产生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使快者掀,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飞”,倘能如此,则诗人之能事尽矣,而“诗美”中“情感美”的建构,也就水到渠成。